**流浪李白：叛逆谪仙从未融入人间**

二月同诗有缘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诗仙”李白、“诗圣”杜甫、“诗王”白居易、“诗佛”王维据说都出生在这个最有生机的月份（其中王维生日难以考证）。大诗人们不仅赋予了这个月份不同凡响的诗意气质，也将中国的唐诗推向了世界各国的视野。十九世纪后半叶，唐诗的东方韵味被敏感细腻的西方翻译家和作曲家捕获，在那里留下盛唐印记。

古斯塔夫·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这部名流千古的交响乐作品，正是唐诗在欧洲广泛流行的一个证明。

作品采用了汉斯·贝特格《中国之笛》中七首中国唐诗的德文译文为歌词。这些唐诗的翻译多为译者借题抒发自己的情怀，和原诗大多有很大的差异，马勒其实也是借助译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怀。（参见[《跨越马勒的大地之歌》](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I0NjAzNTA4Ng==&mid=2247492475&idx=1&sn=c55f655792b0fe7d23a9eeffc76a3f88&chksm=e947c49ade304d8c74e3750bde0511c41bccd736f83d36cbb86d5ba87db9cddd579dab89e93d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)）

其中最迷人的是第六乐章“永别”。生命的最后时光变得安然，没有过往紧张的神经质。这一乐章是马勒表达最充分、内涵最丰富的诗篇。乐章的上半部分对应孟浩然的《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》，原诗传达的是：秋夜清丽幽美的景色使得等待友人变得充满诗意。音乐传达的是：在这样的景色中等待友人，和他永别。这里有更多人生的感伤、悲叹、感慨。下半部分对应王维的《送别》。原诗传达的是：送友归隐，心生羡慕。音乐传达的是：归隐深山，回归故乡，最终眷恋于大地。大地会不断复春，大地每一个角落会永远和阳光、天空拥抱在一起了，可惜人生道路的尽头最终会消失在生生不息的大地上，这真是不得不接受的“永别”。断肠哀歌大起大落，同时也变得从容不迫，无可奈何，坦然接受。

繁华浪漫的大唐令人向往，这是一个自由强盛的传奇盛世。被称为“诗仙”的李白，是这盛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人。他是世人口中的“谪仙”，是文人墨客崇拜的对象。他狂傲、洒脱，傲视权贵，在这些“狂放”行径的背后，他还有一生漂泊不归家的人生轨迹。

将李白的人生经历串联，可谓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有人统计过李白的诗文，发现他总共游历过18个省市（自治区），到过206个州县，登过80多座山，游览过60多条江河川溪和20多个湖潭。这样的成绩放在古代名人的旅游史中，也就仅次于地理学专家徐霞客，而且只比徐霞客少3个省市。

在那样一个交通还不发达的年代，家境富裕的李白为何会走上一生漂泊的“流浪”之旅？

从西域碎叶到蜀中昌隆，5岁的李白就与族人经历了跨越万里的迁徙。也许是自小在胡人文化氛围中长大，加之长期的迁徙生活，和西南之地蛮夷各族杂居的情况，李白的乡土意识并不像中原人一样根深蒂固。

蜀地钟灵毓秀，更是本土道教发源之地，据说保存有“百家奇书”，在李白的《赠张相镐二首》其二中有“十五观奇书，作赋凌相如”，可见他在蜀地读了许多罕见古书，又跟随赵蕤学习纵横学，因此并不像当时的大多数文人一样只守儒学之道。正如他所写的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所言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，轩辕以来，颇得闻矣”，他自小所受的教育就与当时的传统不同，因而他的思想没有被儒家思想束缚，而是更加开放自由。《登峨眉山》中云：“蜀国多仙山，峨眉邈难匹。”24岁之前，李白就常独自出游，或居于山野，甚至求仙问道，结交异士，可谓“放浪形骸”，颇为超脱于时代。他所著《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》《访戴天山道士不遇》等诗皆可透露其向道之心。

这样成长起来的李白，注定已经与世人传统的观念不同。深居蜀地、受过多元文化熏陶的他，其实并不算了解世俗社会。他不屑于走科举仕途，所设想的是自己能像司马相如等蜀中名人一样，受到赏识而闻名天下。24岁之时，李白像他所崇拜的豪侠们一样，走上了“闯荡江湖”之路。

初入江湖，李白仍然是潇洒恣意的。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，他带着雄厚的盘缠，从西南到浙东，看着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”，与友人畅游山水，似乎忘了当初的雄心壮志，而更多的是先打卡他倾心的名山胜迹。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还记载了他自己在扬州“不逾一年，散金三十馀万”的土豪生活。

后来钱财散尽，李白仍未想过回家。好在李白出世不忘入世，去湖北隐居了一段日子后，他仍有要入世“大展宏图”之心。但他的行举依然被人们视为反常——在安陆的许宰相府上做赘婿。“入赘”在当时虽被轻视，但李白却不以为然。这不但可以解决生活困顿问题，而且能给他带来人脉，何乐而不为？但当赘婿的日子，除了让他在楚地游玩时遇到了非常崇敬的孟浩然，并没有给他带来其他发展的机会。

安陆许府的家并非李白的港岸，他又走上了漂泊之路。这次是向长安进发。这一路，他结交名士，积极与玉真公主往来，但从未想过走科举之路。倒不是他想投机取巧，而是他自小培养的观念与世人大不相同。他崇尚道教自由，崇敬从隐士猛然起家而干出一番大事业的诸葛亮等人。因此他所认为的自己，就是能扶摇而上干出大事业之人。虽然这样的想法在世人看来是有些虚浮的，但李白偏像一个叛逆者一般，坚持着自己的想法，真心认为自己能够因被人认可而大放异彩。

现实的社会泼了李白一盆冷水，入京两年无甚收获。知音难觅，贵人难求，他在《赠新平少年》中感慨“何时腾风云，搏击申所能？”而后他继续游荡，却未因此消沉。辗转漂泊，他仍积极游历山川美景，结交友人。梁宋、东鲁、宣州、楚州、苏杭……后来，他等到了时来运转，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！”他再次入京成为天子近臣，宫廷诗人。《清平调三首》以极高的艺术水准写出杨贵妃盛颜，“龙狙雕镫白玉鞍，象床绮席黄金盘”写尽宫廷奢华盛景。他被众人追捧，一时风光无限。他怀着雄心壮志想要干出一番事业，还跟好友表示“待吾进节报明主，然后相携卧白云”，但天性狂放的他注定无法在复杂的官场长久周旋，仅仅三年，便无奈离宫。

这是让他理想破灭，饱受打击的一段经历。而后的旅途，是一段精神的抚慰之旅。他在汴宋之间遇到了杜甫、高适，三人志趣相投，潇洒地开启了同游之旅。在高适东游后，李白与杜甫一同前往王屋山问道，次年同游东鲁。这段旅途，这段诗友间的交流，也给杜甫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。

游历东鲁、江南之后，李白再次娶了宗氏“相门女”，但婚后不久又离开了家庭。虽然在他的诗中不乏对妻儿子女的挂念，但仍有许多人对他的家庭观持有反对意见，正如研究李白的日本专家笕久美子曾批评他“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、与家庭不相称的人”。可对于李白来说，也许正是受从小接触的文化环境的影响，他的观念始终与大多数人不同，他的心很难与他组建的家庭成员真正融合。

这种与常人观念的差异让李白在肃宗、永王的政治抉择中国也作出了错误的决定。安禄山反叛后，李白认为自己有扭转乾坤之谋，不听妻子的劝阻，积极加入了永王的阵营。而他的旧友高适、杜甫都加入了肃宗的阵营。也许李白真的深谙纵横之道，但他自信、自负，又常拿历史类比，并不像陷落底层的杜甫那般真正地了解唐朝的社会现实，因而注定了他会在幻想中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后来的日子，他入狱、流放，辗转漂泊，但仍怀着自信，等待着施展才华的机会，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处。

自24岁离家，满心施展抱负的李白再也未曾回过故乡。他思念过家乡，却从未停止漂泊。似乎这世上任何一处山水都可以是他的居所，却又没有任何一处能让他真正皈依。在那个封建传统的时代，他天真热忱、我行我素，好像世间没有什么能牵绊住他，但他也从未真正融入这人间。

参考资料：周勋初《李白评传》；郁贤皓、张启超《谪仙诗豪李白》